

伤心和寂寞 都是美的



周作人

著

伤心和寂寞 都是美的

周作人
——
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心和寂寞都是美的 / 周作人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82-5371-0

I. ①伤…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4613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8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字 数 / 154千字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35.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早提倡者和开拓者，其散文文体包括随笔、小品、杂文、笔记等，种类庞杂，形式多样。写作中，周作人在严守散文体制的同时，又努力打破各种体式的界限，在散文文体中寻求突破的途径，使得散文各体之间互相融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

周作人早期的散文作品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提倡思想启蒙，虽不像鲁迅的作品那样犀利、尖锐，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如本书收录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吃烈士》就是这类文章的代表作，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悲愤、缅怀之情。

1928年以后，周作人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散文更加崇尚平淡，有着一一种朴实的闲适。他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营造幽隽淡远的意态。如《初恋》中写道：“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

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这种朴实的、毫不造作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初恋情感的平淡真实。

周作人的散文，内容驳杂，既写苍蝇蚯蚓、品茶饮酒、谈狐说鬼，也写风俗人情、读书写字等，主要以趣味性和知识性吸引人，平和冲淡的风格贯穿始终。如本书收录的《故乡的野菜》，既叙述了野菜的用处：或以厌虫蚁，或做供品，或做肥料；同时，又引经据典地描写了野菜的风雅传说，再加上儿歌的描述，为文章增添了不少趣味性。但透过这些淡淡的描写，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对故乡深切的相思之情，以及对那种恬淡、充满诗意的生活的向往。还有《吃茶》《谈酒》《入厕读书》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但其中另有一番雅趣。作者极其平淡地将生活的琐碎津津乐道。

周作人向往平淡、富有雅趣的生活，然而身处乱世，历经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其散文的百味杂糅。本书根据作者不同时期的经历，以“脍炙人口、性情真挚”为主旨，甄选出55篇散文佳作供读者品读。读出平和冲淡的人，可以享受宁静闲适的美好；读出苦涩哀愁的人，可以找到旧时的知音，获得心灵的慰藉。

目录 Contents

初恋	001
娱园	003
若子的病	006
若子的死	010
苦雨	012
鸟声	016
唁辞	019
故乡的野菜	022
北京的茶食	025
喝茶	027
苍蝇	031
十字街头的塔	035
生活之艺术	038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041

我的复古的经验	045
日本的人情美	048
一年的长进	051
沉默	053
山中杂信	056
《冬天的蝇》	071
《醉馀随笔》	076
读禁书	080
情书写法	084
关于禽言	087
谈油炸鬼	092
儿时的回忆	098
畏天悯人	104
入厕读书	109
《隅田川两岸一览》	114
《岭南杂事诗抄》	120
关于日本语	126

模糊	130
《我是猫》	134
情理	138
常识	141
责任	143
谈酒	146
乌篷船	150
死之默想	153
死法	157
心中	161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67
吃烈士	171
闲话四则	173
关于宽容	177
关于测字	182
关于送灶	189
雨的感想	196

医师礼赞	201
男人与女人	206
女人的文章	212
女人的禁忌	219
蚯蚓	226
萤火	234
立春以前	243

初 恋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

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瞭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

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娱 园

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寮，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记中称他“方池湛然，帘户静镜，花水孕穀，笋石恒蓝”的便是。《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冰穀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偎瘦鹤，波摇琴幌散文鱼：水竹夜窗虚。”

陶子缜的一首云，

“激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蛭洞，柳丝泉筑水鳧床：古帧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但因此总可约略想见他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秦氏的西邻是沈姓，大约因为风水的关系，大门是偏向的，近地都称作“歪摆台门”。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已很是衰颓，我们曾经去拜访他的主人，乃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跛着一足，在厅房里聚集了七八个学童，教他们读《千家诗》。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日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

忘记了是哪^①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罢。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姊，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密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的馀风了。当时我们住在留鹤盒里，她们住在楼上。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乘虚内犯”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

① 原著为“那”字，本书对“那”和“哪”字做了区分。——编者注

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后来读木下杢太郎的《食后之歌》，看到一首《绛绢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

到龕上去取笔去，
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
触着了女衫的袖子。
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
“呀”的缩头下来：
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
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他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他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

（十二年三月）

若子的病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
“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

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着第二次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表来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十二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还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至三八至九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吃，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十二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宣言性命可以无虑。十二日以来，经了两次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

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还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①君说，那日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她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什么而辞去这个家庭了。但是这病人竟从万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医呢，药呢，她自己或别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没有医药及大家的救护，她总是早已不存了。我若是一种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谢便有所归，而且当初的惊怖或者也可减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对于未知之力有时或感着惊异，却还没有致感谢的那么深密的接触。我现在所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谢山本先生与永井君的热心的帮助，虽然我也还不曾忘记四年前给我医治肋膜炎的劳苦。川岛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访问，也是应该致谢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脑部已经渐好，可以移动，遂于十九日午前搬往医院，她的母亲和“姊姊”陪伴着，因为心脏尚须治疗，住在院里较为便利，省得医生早晚两次赶来诊察。现在温度复原，脉搏亦渐恢复，她卧在我曾经住过两个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着一个冰枕，胸前放着一个小冰囊，伸出两只手

① 川岛，即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川岛”是他的笔名。浙江上虞人。1919年由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开始与周作人、鲁迅交往。时借居在八道湾周家住宅里。《语丝》周刊创办时，他是发起人和长期撰稿人之一。